

書

牘



叢書集成

初編

王雲五
主編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 牘



王 文 祿 作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書
願

856.26
6466

書牘卷一

上台府時務書

浙江嘉興府海鹽縣晚學生王文祿頓首拜書上
 大台師相大道宗存翁老先生大人門下文祿伏瞻
 山斗久矣前任兩浙宗師每切私淑之願華亭襟
 帶海鹽又幸梓里之鄰恭惟絲綸黃閣靜鎮不移
 高超無染既不可扼又不可緇非誠性存存如蟄
 之存能之乎際會風雲雷霆奮起旋軋闔坤維新
 景象存之深矣文中子曰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
 存元氣而無我所以存我也然天下蒼生仰聖亟

國家圖書館



002426341

矣矧我

聖祖凌宇漂宙洗夷盪華雪宋耻湔唐羞駕軼漢周
創一統洪基又開科羅賢為歷世之輔至慮也我
翁冠羣英登首選將入聖而優以任天下之重燮
調元化泰符允平蒼生蒙福大幸也文祿夙抱欲
行之志奈何命與時違老且無遇分甘溝壑近悟
養生之訣期與麋鶴為羣但附賓興之末每次會
試旅資續食叨竊頗多俱民之膏脂也不能報稱
心曷可已日夜思之祇有芻蕘之獻言行卽志行
庶少盡平生之學乞恕冒瀆之罪祁垂采擇之矜

粵惟治天下之道莫先于調元氣欲調元氣必先于
伸正氣欲伸正氣必在于辟邪氣邪氣不辟則正氣
不伸正氣不伸則元氣不能存元氣不能存則神氣
何由振作之以昭陽明之光而擴陰霾之稜是故元
氣者神氣之蘊于中神氣者元氣之著于外是謂浩
然之氣正氣也實一而已大君者元氣之主也台衡
者元氣之輔也百僚者元氣之助也萬民者元氣之
根也夷狄寇盜者元氣之戾也調元氣而常存不息
則正氣固而神氣無不行邪氣不得以奸之萬民之
怨氣不作而夷狄寇盜之戾氣消矣夫邪戾之氣者

元氣之反非別爲一氣也故以調元氣爲先焉元氣
純陽之氣也邪戾之氣陰氣也陰常欲勝陽而陽常
欲含容乎陰陰每迸裂而出之爲害于世故酌之以
中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立人之道
仁與義夫仁統義剛統柔陽統陰陽剛也仁也陰柔
也義也是以聖人立之扶陽而抑陰左仁而右義上
剛而下柔無非所以致中也中也者蘊和也大本達
道也天下之事違于中而大可慮者甚多請先言其
急而追致之之由然後及救之之術無它反其致之
者所以救之也猶調元氣者不過復而存之而已非

加于元氣之外也萬民之中惟士爲榮惟農爲苦士以希賢爲志農以力田爲生爲士者未必俱賢一登甲科盡取給于農而農竭力以耕耘之炎蒸揮汗烈日爍肌扒握苗根偃僂膝步三時暑雨之忙以幸收獲之畢多值凶歉而徵輸必盈罄爲仕者之供而仕者不但安受而已尤未足也百方以巧取之猶循良者耳設貪者則削其家而取之酷者則戕其命而取之或外假小廉以冀大慾無不纖悉取之爲一己資緣之費何世俗之變至此乎士與農齊民也民吾同胞兄弟之義也譬諸父母生二子焉一子聰明而出

仕乃日享其逸樂一子愚昧而務農遂身集于勤勞
已不堪矣况又意外誅求必欲務農者不貧不止出
仕者不富不休畧無憐恤知足之念豈兄弟之義乎
爲父母者心恐未安天地人之大父母也天視民視
天聽民聽民怨已極天心至公必將假手有不可言
者此堯舜所以通天下爲一身其知不徧物也急先
務也其仁不徧愛民也急親賢也是賢爲急而務之
最先急求賢所以急愛民也奈今求賢之路太狹而
偏拘于一甲科三年大比至慎重矣夫何典試者關
節互通應試者懷挾潛入賢者未必取而取者未必

賢及選有司貪酷不少也縱不然未見有真實爲民者十年一造黃冊正經界均賦役所以厚農也普天之下兼并成風溢畝跨都創爲新增之里連絡千頃而規避重徭貧無卓錫之產者反代豪右巨富之役有司曾不加問止爲故事之應試取今進黃冊而閱之足見無愛民之心也駁回重造而擬以變亂成法之律必使里甲之均而貧富無隱可也且農以養兵兵不能以衛農而使安生出戰不勝反截村農之首爲功債帥欲掩失律之罪又截陣亡兵之首爲功不特農怨于兵而兵亦怨于帥則怨曷有已乎債帥失

律依律而刑之可也創為帶罪殺賊之條是長懦縮
之風而消勇敢之氣使身經血戰而亾于鋒鏑者何
所勸則兵何由振乎諫官者宣之使言以通天地之
血脉而調元氣之先莫急焉者曩有惡其効已而中
之奇禍以忠為叛以正為邪或典極刑或貶荒裔或
監禁未釋摧喪英賢天下痛惜將何以作敢諫之氣
而使正氣之伸乎漢一汲黯直諫尚能寢淮南之謀
設得汲黯若人布列左右何憂夷狄寇盜之興然諫
亦多術孔子猶從諷諫宋人以石介狂戇不可任之
故竇擇之豫而選之慎也今不論其德性問學凡甲

科有司多檄取而選之矧縣以知爲名欲其通一縣而
知之天下一縣之積也猶古附庸之國以知之明故任之
重間有不更事者曹然罔知其尊如天嚇諸下民曰破家
縣令也此固相傳嘽語豈民父母之言乎黃氏難封建論曰
郡縣者視所治如傳舍過客然極其掊取而去之貪滿者方
謝羨渴者繼來求生民之不盡徙而斃不可得也壬戌大觀

聖明洞照視民如傷深繩有司虐民再命拾遺卽日罷斥甚
神斷也但罷斥而不加刑歸不失爲巨富之豪右奚何能懲乎
請每大觀効一二極貪酷者依律

刑之則人知警懼而相勸于廉能民瘼庶幾瘳乎請
行久任之法不可驟擢取爲科道之選迺陞部屬或
進加京銜使安于職則上司不豫以科道待之而畏
其報復方能正臨制之分肅紀綱之嚴使不得以科
道自任而蔑視上司以肆威亦不敢視如傳舍過客
凡事必真實爲之默寓封建之遺意始能視民如子
矣今夷狄寇盜之興橫罹鋒鏑焚溺之苦者不可勝
數有司曾不動念債帥反欺冒爲功緣無真實之心
不過虛假度日日復一日將何以善其後皆學校之
教不修故也仰惟開創之初首聘賢儒分教郡縣待

以不次之陞無非育英賢而厚農爲本以故英賢輩
出至今蒙又安之貽教之功也况古出兵受成于學
及凱還釋奠于學則學校所係匪輕文事武備不容
偏廢今之武胄雖育于學奈故事之應耳况教職多
老耄歲貢荒疎舉人已不能明何有于教請復三途
並用之法慎選進士舉人歲貢之賢者任之務求得
人責以成效檄取必先而拔爲科道之選則人知自
重而推真實之心以教之庶有真實之生員必有真
實之舉人有真實之舉人必有真實之進士有真實
之進士必有真實之百僚以之作郡作縣必爲真實

之守令而真實愛民所欲與聚決不為貪酷之虐也
以之作科作道必為真實之諫官而真實憫民以効
貪酷欺冒之類決不為報復之私也以之作將必為
真實之大帥而真實衛民以平夷狄寇盜之興決不
為欺冒之債帥也它日進之台衡以續我翁周召伊
傅之統以體厚農為本之心則元氣由調而正氣已
伸天地太和億萬無疆之祚我翁之所造也知明仁
溥展堯舜君民之心而求賢為急如泰山之崇北斗
之運何憂夷狄寇盜之興夫夷擾東南自壬子始狄
犯西北自庚戌始寇盜亂閩廣自辛酉始募兵選將

費每不貲未見有一真實之心練兵講武者大率指
尅兵資以肥己畧不念生民之爲何事也賢之希鮮
未有甚于今時故所任多庸鄙之人而不諳經世之
務貪婪靡厭酷暴異常已具夷狄寇盜之性而濫廁
百僚之名戕削萬民之生而消燦元氣之固使正氣
之虛則邪氣之盛神氣不能振作以致羣陰之瀰漫
而純陽之氣日微夫純陽之氣元神也試驗吾身四
肢五臟九竅百骸涕唾津精氣血液俱陰也惟一點
純陽先天之氣稟于心中卽謂之性又謂之神從虛
無中來凝而守之守而存之故曰抱神以靜又曰守

中卽執中也自古聖賢開太平全盛之治不過存此
純陽之元神以應之而已神則明炳于幾先故能灼
知治亂之原撥亂而反之治試由今觀之不特誤天
下蒼生而將有不測之虞適今不振作以廣求賢之
路恐或爲量江扣馬之策可不深長思乎杞人之憂
極矣聖我翁任之而大培純陽之元神使群陰之淨
盡如碩果之不食而復之復之所以存之存之而復
之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聖祖在天之靈端有聖也文祿家居切近海島卽憂
東夷乘東風而帆順猝登雖講平夷之策將曷獻乎

每入京都切近漠庭卽憂北狄乘北風而騎奔迅至
雖講平狄之策又曷獻乎京都縉紳英賢頗衆身家
與國休戚相關惟知仰光天化日之清寧而不思風
塵瀕洞之頃刻一旦如庚戌之近城下將何以禦之
奈不亟亟以講求也講求何如卽所謂調元氣而伸
正氣夫氣從虛無中來非可以形跡求之設拘于目
前塵見則于治天下之道何切殊不知生天生地生
人生物本此耳試觀劉項相持雌雄未決董公遮說
一言而激發天下之大機括張良散楚一歌而喚惺
萬兵之思歸心不戰而屈善之善者也非鼓氣于虛

無中之妙乎今宜倣此而妙用之以作正氣卽調元
氣元氣實則邪氣不能侵請表曩死諫者及因諫而
陷于非辜者廟食本鄉贈官蔭子如宋陳少陽錫典
貶而未死者罷而家居者拘而未釋者召還之釋之
復其官而布于顯職所以作敢諫之氣夫敢諫之氣
作則能搜天下之弊而畢陳之于疏中以達于

聖上之前凡曩冒功要賞妄殺妄費侵掙失律隨從
欺蔽之奸一一正之于律以定國是凡曩貪酷賂陞
等員查劾罷斥以昭官箴凡曩科試關節等員一併
罷斥以清仕路凡曩無辜屠溺焚荒及死節之婦女

血戰陣亡之兵查明實報復其家表其門而賞延于世誠所以快人心而消怨氣也請重武舉之選而文舉會試亦寓求文武之賢况國初設科三場之終繼試騎射文事武備可知矣矧文武之賢易見將脫穎而出須策問經世之學加意閱之以通達時務為上不偏重于初場之文賢豈有遺乎則士氣漸揚而正氣不餒矣夫正氣不餒則元氣常存怨氣消而邪戾之氣亦消神氣無不行也其要豈有他乎一中焉盡矣卽所以調元氣而伸正氣也文祿非樗之流不復敢談當世之計苟全性命之瑣曷求聞達之榮一見

之後入山之深收斂精神以延歲月難繫隙駒之馳
徒同草木之腐緜緜不能忘者原欲報作養之深恩
也不勝激切感慨之至萬罪萬罪惟祈海涵

嘉靖甲子仲春鄞友訪予遂同訪吳近岡邀登印

光呈秀樓時雨霽花明南山進爽鄞友况予作上

台府書造次草成今附錄于後予想生平所學無

由一試相將入京亦當作一書上台府仲秋稿成

請教于鄉先達徐東濱翁鍾西臯翁曰賈生復出

也恐不易達仇謙謙兄改數句楊奇峯兄改數字

鄭淡泉公微恙不敢勞季冬望日過吳門訪臯甫

百泉公出稿請教畱閱之明發柬曰誦上台府書
如場屋之弊冊籍之弊兵農之弊資格之弊極爲
切時又守令科道將帥務俱求實其要在調元氣
伸正氣辟邪氣數語可與治安天人相表裏使能
舉而行之何唐虞之不可復乎此行兄必大魁克
展夙抱吾道之幸天下之幸也乙丑孟春冰雪間
關險途難涉仲春初吉始克入京忽忽畢禮闈試
抱恙不及上仍南還孟夏抵家夏季乃得請教于
淡泉鄭公柬曰承教甚美總不如不上之爲愈天
藏用君子藏器舍之不能藏不如用之不能行者

用不能行其害淺舍不能藏其禍深知此者惟伊
呂下此則子房孔明其人耳文祿順時安分何敢
仰希四賢但叨與賓興勉圖卜報奈命與時戾事
每心違天路無由光範難扣終于退伏此志曷宣
况昌黎三上百世遺譏舍之誠空藏也愛之誨之
永矢弗諼哉文祿自反浮雲迂見塵外遐踪畧無
榮肥干進之私每有攬轡擊楫之憤使所上有補
于時禍害固非所計付命于天天監豈遠謹錄而
箴藏之以自省云噫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壯心未已 是歲七月壬子武原王文祿跋

又時務書代友作

當天下之大任而任天下之至重者不特欲通天下
爲一身必欲通天下爲一心而後可夫天下大器也
帝王之位大寶也輔理贊化以建太平無疆之基大
任也至重焉者也可不大其心以通天下之心而合
爲一心致其身以通天下之身而合爲一身則否隔
而非泰睽孤而非同人不萃聚無能亨屯何以任天
下之至重乎夫通天下爲一心神之貫也通天下爲
一身形之貫也心主乎身身函乎心神運乎形形隨
乎神必身心相安形神俱妙無不貫無不通不特願

生而長生亦且保治而永治其機在調元氣而已元氣在天地間無一刻之息且晝紛華迷昧者衆須大智慧如我師相者無欲靜極始能知之所謂一氣孔神于中夜存故曰夜氣守中之法實本諸此夫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授受曰允執厥中所以存元氣正心脩身凝神固形長生永治遂爲古今大聖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特緒餘耳豈運數之能拘哉夫元氣不息則生生之幾不息而治化亦不息惟在我師相任之而已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任若過中值尹之時宜任而任卽中也孟子之時尤非尹之時

使不承三聖為任則道統曷傳故養浩然之氣曰集
義曰大勇數稱伊尹曰天民先覺曰非予覺之而誰
曰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申曰其
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蓋志伊尹之志故曰志者氣之
帥也嘗曰孟子大有功于孔門伊尹大有功于道統
且伊尹去堯舜禹既遠而獨任至重以啓成湯文武
周孔之傳孟子能知伊尹又後于孔子而上接三聖
之統不特伊尹聖之任孟子亦聖之任也惟我師相
踐伊尹之位接孟子之傳乘大有為之時際遇堯舜
之君而繫天下之望又將為萬世之瞻仰今之事敢

無一言可乎且言直則恐忤言迂則恐厭言隱則恐欺如之何而後可聖我師相大開滄海之量容納細流之汙不特可痛哭而已也自開關以來罹元之末豪右僭分英雄擅稱萬姓殞軀三光彫彩大亂極矣惟我

聖祖受天明命仗劍廓清頸繫和陽血戰彭蠡起自辛卯至于戊申十有八年履歷艱險出萬死一生洗滌華夷設科取士用成大一統之鴻業其間汪胡造孽隨亦弭消我

成祖三駕北征而獻殺胡之捷一遣東禦而奏平倭

之功曹閹舞奸而叛誅劉豎專制而顯戮鄧葉寇閩
劉趙寇朔王劉寇浙宸濠起江西旋即戡定

列聖嗣承涵育深厚元氣無病羣賢迭生以故能顧
保而長永也夫何罪浮汪胡之上權傾曹劉之先植
黨營私交征貨利仗馬鳴而輒斥兎犬追而就烹捫
舌障言銷兵與敵科第每夤緣而登仕宦因鑽刺而
顯債帥咸委之重寄孺童悉冒之虛功銓衡聽其指
揮稟命而後選考試求其黠取滿欲而始差肄籍者
更效其尤依皈者實繁其旅乾子衆孛而化孔兄能
翼而飛諸夏半化夷虜之風以致夷虜交侵之橫生

靈荼毒匿不以聞造茲厲階至今為梗正氣消盡元氣受虧開闢以來未之有也

祖宗在天之靈而貽燕翼之謀堂堂正正之朝不意壞于一老豎儒之手使賈生見之當何如且漢文漢之賢君也而尤痛哭故史稱憂治世而危明主今獨無可憂可危者邪某所以抱賈生之憤也賈生不遇于漢文天未欲平治故耳然卒行其策于漢文之後歷歷有驗史稱通達國體徒爲異代之悲某幸知遇于師相之前必望納狂言于親見之實以償平生之志其要無它在復其元氣而調之以申夫人之元氣

在全神國之元氣在得人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
孟子曰爲天下得人爲之仁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
民之安在于人之知知人而後得人而後安民
得人而謂之仁何也仁人心也仁卽神之實神卽仁
之靈所以成身而固形故曰寬身之仁生生不息猶
果核中之仁果已食而培核復生仁全也仁全卽神
全神也者元氣之神元神也凡任天下至重之大任
非神全不能某所以日求玄學之奧未敢盡獻之也
請試言其緒以寫痛哭之萬一達觀天下人私其身
身私其心心各以爲心身各以爲身形具而神離元

氣內耗孰能貫通之乎以故取士則賢遺用兵則陳
敗撫民則戶亾講學則詐偽出政則苛墨俱不知性
命之原而無神以御之將有不測之虞也惟我師相
大振精神明之以知而燭其幾體之以仁而久其居
堅之以義而決其斷奮之以勇而銳其行養吾浩然
之氣而守中以固其元王通曰存我者所以厚蒼生
也中庸位天地育萬物約之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
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不可不慎也志伊學孟立地
頂天聖賢道統在我師相矣與周召伊傳頡頏超出
漢唐宋名相之上視彼汙穢庸流腐草遺臭何如邪

雖與之同朝既不爲其漸染又不被其中傷非神全而仁全具萬全之策者不能某固豫占我師相當天下之大任而勝天下之至重以挽回

祖宗之舊可必也且繼治者難爲名而反邪者易爲德所幸苟截孽剪元氣漸甦衆正將登澄清有象在內之夷虜已埽在外之夷虜易乎少谷

祖宗垂監之靈不負

聖上眷顧委托之重然而欲圖報效惟在調元調元之要惟在得人三途並用固善矣而舉行者尙未見豈無人可應乎特未之求耳惟我

聖祖渴于求賢矣特三途日錄可考也以故得人之盛不媿虞周今則偏拘于科第之一途而已弘治正德已前取士惟公文體甚正士多潛心之學學校師儒多名賢又有作養之風而主司豫訪各士默寓鄉舉里選之法會狀魁解屢稱得人今不復見矣為士者抄誦時文入試者密潛懷挾偏重初場論策雖錦繡而不暇閱場中閱卷日促不過忽忽聊取塞責竟不念設科取士至重之任而輕視之又多私雜于中則賢安得而不遺以如是之人而試之政不學無術將安用乎宜所謂無人也非真無人也有人而無人

知知而不能得得而不能用真才之由遺也必欲重
光景運大造中興須變局面一新以復

祖宗之舊大詔天下訪求真才待以不次之用縣舉
之府府舉之省守巡會舉必得真才舉真才者受上
賞雜非才者蒙顯罰又廣詢密訪註記姓名如材官
錄人才簿以憑驗對合者爲賢不合爲否洪範曰三
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合多者公也不可盡憑舉薦以
至鑽求而反遺孤寒高潔之士雖然非科第中收之
縱聖賢亦爲科第中人媚忌而難行何也世俗所趨
惟知有科第而不知有遺才亦不知遺才大勝于科

第也只觀近年有二三人亦嘗登科但欠一第頗知武事陞受兵僉同僚忌而侮欺卒罷乃已况山林之士豈肯輕出以犯其鋒而逢彼之媚忌邪為今近計于舉人生儒中寓鄉舉里選之法府縣申舉禮部某為真才期于必取况真才亦罕精光射人人不能隱卽訪京都仕宦苟忘忌心亦必肯舉誠能取而用之一以激天下向學效用之志一以復前代舉賢之公其年少者命禮部默記姓名文雖工而未可取發監加學養成大才其年長科深者有志高魁不肯卑就所抱必弘訪而取之可也再乞奏請一籍置禮部前

曉諭凡應會試舉人各註姓名鄉貫直述抱負大志
或文謨武畧或政教賞刑或曆筭律音或象緯術數
或京都中原東南西北各省利弊興革夷虜寇盜消
弭禦防剖晰詳明正書端楷固避忌諱須罄忠誠匪
假僞虛務核真實悉根肺腑不責詡誇書畢封送禮
部轉送貢院檢對場中試卷辭理俱擅拔取高魁辭
理繆紕不取則賢否不渾取所取皆賢才廷試後再
加詢訪選取有心計竭忠摠誠經綸素蘊者數一員
每省二員兩京加二員量地廣狹加減員數領勅
訪求賢才以賢才求賢才何患賢才不得近年鄉會

科場皆不重論策專重時文各省提學止考時文不
考論策 明旨頒行各省提學凡考限出經書論策
四題不許一篇時文以致徼倖優等奈何故違 明
旨仍復一篇時文考入鄉試場每徼倖中式隨入會
試場又徼倖中式率少不更事烏能治人皆由不重
論策專重時文若然一場足矣安用三場變亂
祖宗成法可乎夫天下譬諸一人也人君者心神也
所以宰身形者也京都者首領也中原之要樞也中
原者胷腹也京都之根本也東南西北各省者四肢
也京都之輔翼也西北之關陝張掖乃京都之屏東

南之江淮吳會亦京都之供是以一膜受病四肢不
安急先求賢分任要地以聯屬天下之勢而貫通往
來之血脈不可不亟亟也伏望我師相盡洗資格之
陋撥轉天地之機調元氣參贊成能灼知蒼生悲苦
懽欣之念通天下之心爲一心而神無不貫灼見蒼
生疾痛痾瘵之疚通天下之身爲一身而形無不貫
當天下之大任任天下之至重禦西北使風塵不起
無西北之顧備東南使海波不揚無東南之瞻奠中
原使流離來復無中潰之慮故曰求人才爲急復元
氣爲先身心相安形神俱妙不獨可以長生亦可以

永治也

論請兵書

風雨無聊閉門靜卧細思今時大異于古不勝感慨
長嘯而繼之以泣欲一言之無可與言鬱積憤悶慄
焉靡寧夫人生均稟乾坤之衷資于禽獸之判以有
惻隱羞惡是非激烈之心君臣父子師友兄弟之倫
相親相救不可解焉者耳一切無之禽獸不若且禽
獸于同羣之亾必哀鳴翔翔躑躅而不忍去今人見
人之禍不特無閔救之切而安笑幸之常良心喪矣
安得爲人雖謂之禽獸可也夫桐鄉非一府之桐鄉

也大明之桐鄉也山峯阮公都憲非一省之都憲也
大明之都憲也今在桐鄉城中被海寇圍逾一月無
一兵往救可嘆也矧阮都憲原兩浙督學宗師也桐
鄉金大尹甲科也六縣大尹皆同年兄弟也六縣有
唇齒之勢比鄰之切也各學生儒皆督學之徒有師
生之恩父子之情也統兵諸將吏有上下之分君臣
之義也一月之圍不爲不久矣桐鄉相去不及數十
里不爲不近矣未聞有出一奇獻一策調一兵有一
士哭于各縣請兵以救之者豈皆非大明之臣邪何
爲若是愒也當是時有吏銓行取而快然束裝者有

括賂入京師費者有畏懼而觀望者有虛應故事而無實心救者有擁兵自衛而不進者譬一家之中父與夫有疾將危子與妻妾各營私謀去若非大明一統之臣繫何心邪殆有以致之也東南大擾起自壬子以至于今五年矣西北豈不聞邪吏銓非先憂之誠命官無久任之法朝夕更移有若兒戲一切養成傳舍巧宦之計若非遇變亦無可知今一遇之昭然畢露大倫不明人心不古自儒學始長幼旣無序矣安得有兄弟又安得有師生又安得有父子又安得有君臣一切虛假特名耳而非實也桐鄉受圍若此

之急將吏傍觀若彼之安西北亦浪然視東南而不
惜東南亦浪然各自爲安而不惜切近之鄰以天下
大勢論之京師四方之本東南京師之本蘇松嘉湖
東南之本嘉湖兩浙之本桐鄉居嘉湖之中寇擾一
月蕩然入于腹心而畧不動心以救之者心先死矣
不然何不聞疾痛之聲也今束裝而入京師者固喜
脫東南之苦矣不能逃于天地之外也病一而已元
氣受病則周身皆病豈能免一肢之不病邪東南固
危而西北恐未安也京師居西北而近胡虜秋高南
牧未可知也東南之苦則極矣設中原再擾若桐鄉

之圍不知宦西北者將何爲計邪或曰庚戌之秋虜
至京師旋退矣何必憂也惟熟視而不爲憂偷安目
前以故東南之丙辰若西北之庚戌可勝嘆哉或曰
一人之憂無益也且諸將吏有民有兵實心往救出
奇取勝重賞必得之何曰無益也昔申包胥復楚而
泣于秦庭者七日泣盡而繼之血誠感之動卒借兵
以復楚夫楚與秦鄰國也尚借之而復之堂堂大明
一統之朝諸將吏縮手傍觀反不若秦之救楚林林
士庶無一人爲申包胥之泣竊嘆今之無人也今甲
主將不顧偏裨偏裨不顧主將守備不設失陷城寨

罪至重矣而不尊之何無王之甚也昔嘗奏戮二債帥矣何今之債帥自若也高擡大轎辟擁呵喝之聲盈耳觀者皆笑之今時何時而無耻無懼譬人一身首不顧足足不顧首腹心四肢解弛已甚安得爲生人乎謂非元氣之索不可也聖執事倡包胥之義救宗師之圍立弟子之表使海寇知儒學之有人不然浩大軋坤更無一人爲世道之計可惜也此寇久笑無人矣自古寇亂亦多未有若今之無人也况此寇狗鼠輩耳尚莫之撻設英雄崛起將曷禦乎竊嘆此寇猶一鑑也人之妍媸非鑑無以別今若懸一大鑑

以照乾坤惟見草木禽獸而已無人也有人焉何養
寇之若是邪惟無人也空殺掠焚淫之慘而不惜也
且有人可以別其妍媸今空然無人焉曷妍媸也無
人者非真無人也無良心也惡莫大于心死身死曷
論焉常也今人之心皆先死矣哀哉必有上天之鑑
以監別之大加罪責可也生非求媚于阮都憲者特
大義不容泯故不能默然無言昔顏子如愚也曰子
在回何敢死設孔子不在回必捐生赴之矣此謂大
勇故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尚念民生有三君父師也
事之空一也奔泣請兵以救又可緩乎惟裁之幸甚

書牘卷二

上侯太府書

國恩而不思報之則非良臣民望而不思答之則非志士夫士一進而爲臣故隱居求志而行義達道始不失其良譽而無媿于良臣則良臣志士一也夫志氣之帥也故曰三軍可奪帥而匹夫不可奪志志者無形之勇勇之貞也故達德終勇又曰見義不爲無勇也祿也束髮讀書居深志篤每見義欲奮退而怯曰時非可爲也不過抱志以待之耳清夜起坐月皎參橫恍然悟萬物一體之仁此性無二原天命無二

也中庸言受命卽盡性故孔子責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昧性也夫性盡則明故曰自誠而明明卽明命明德惟明也能照燭生靈愁苦之態不忍一刻安之而欲爲之救記曰清明在躬詩曰會朝清明清明非在外也吾心之真光也祿也廓然達觀之生靈愁苦極矣今值大造黃冊有賀生罄舉呈均甲而合糧里長爲一幸我公加意生靈悉心研究條分節解評註詳明申請大巡未見批允適有鄧給事奏章下頒亦以均甲爲善乃生靈該安之時也皆感公之恩德銘心弗諼矣久不見示恐有阻撓祿敢再瀆夫均

甲者均民心之不均也所以均鄉官之怨而及子孫受福之均也粵自

聖祖設學校以育才制科第以登賢欲官之以安民保國也故始錄于泮卽復其身一鄉皆喜曰某爲生儒矣旣而拔之科一鄉皆喜曰某爲舉人矣旣而賜之第一鄉皆喜曰某爲進士矣屢進而爲大臣一鄉皆喜曰某爲極品官矣鄉邦之光也夫國恩大矣民望切矣原始要終凡百供給廩祿水手牌坊賀餞之費雖國之常典實民之膏脂不思所以報答之可乎今者位愈進而心愈貪佔奪田地亦細事耳且今大

造黃冊十年之利害也鄉官受民詭寄田一畝銀三錢千畝三百兩新例也前冊未有也由差重而吏緣為奸故避之也且鄉官亦士也祿等乘風雲之便亦鄉官也祿自反于心若得第決當為民造福為國延祚豈嗜此小利而亂大法致民十年之受害可乎夫君以民為天民者國之本也君榮之為民民供之為法今亂法而害民將何貴于科第乎矧光陰甚速百年易過誰能滿百呼吸間事耳烏可以有限之年而貽無窮之害如此嗜利在任必貪貪何不足而又求此小利享不盡矣必欲貽子孫子孫恐難保也弊鄉

有顧大參者無利而親識寄田及死戶下有田而無
租子孫賠糧而不知田主可一徵也何今之受寄而
只圖目前乎且本鄉鄉官為本鄉之賢才免之可也
鄰縣鄉官別府鄉官皆受詭寄而取利何名也亦有
在任而不知祿嘗問其家亦不知皆豪右畧沾親識
者詭冒之也請嚴加里書該甲之刑即直言無隱矣
没入于官懲一而警百則詭寄可絕也矧黃冊止言
男一丁草房一間田若干畝未見有某鄉官某進士
某舉人也由此觀之同一齊民也無優免之例也試
取冊而驗之可也京官優免者為勞于職也免本戶

的名非免詭寄也外任休致無之也今也旣免之不特免已而免人親戚有利者皆得免之何多也貧民曷堪乎今若此再十年後之造冊皆鄉官之戶也誰爲里甲乎物極則變難言也祿請決均之所以通其變也均役以久鄉官之富均怨以久鄉官之壽實爲鄉官造福也何也貧民代鄉官之役日祝鄉官之苑怨極感天必促其壽鄉官一苑百役推與之以速鄉官子孫之貧亦天道往復之理也弊鄉有張正郎者田止三百餘畝苑後賣盡而役不休二子逃亾矣可一徵也夫糧長重役也里長收糧分收之則輕矣

聖祖之法也前任陳方伯行府府屬六縣俱行惟海鹽不行者何也胥吏給之陰阻之也其言曰前冊大戶千畝止一里長小戶三十畝亦一里長貧富不均必待大造黃冊以大戶爲里長而就收糧方無累也此亦近理故信而不行也若今造冊均甲大約四百畝一里長矣本甲里長而收本甲之糧役一年而停十年何有累乎且民貧而逃亾多矣今者逃亾之民一聞均甲漸漸復還久不見示又逃亾矣秋水大溢蘇松湖州皆荒止本府有收皆公賜也奈今多逃亾蘇湖不久恐變若逃亾之民助之勢轉熾矣矧江右

已變先焚鄉官之宅又撻鄉官之膚可一徵也祿之
直言正所以消變于將形所以保鄉官也夫鄉官者
由舉人爲進士也祿言之豈不惡傷其類乎奈何不
類甚矣祿觀田連千頃者收租之時納米如市甚樂
也糶米之時米價騰踊甚樂也及聞均甲四百畝一
里長則千頃者數十矣愀然不樂焉廣設沮撓之計
祿戲解之曰無難請奏于朝盡除糧里長之役可也
不然惟欲一己脫役而多田不顧貧民無田而當役
况非止一年而十年之間家破人亾愁苦莫訴而獨
安心享富可乎不仁甚矣夫仁本果校之仁以立義

果已食而培植復生者仁無損也今自損其心之仁
生意絕矣命終而化爲異類剛必虎狼柔必蛇蝎果
報無差也夫五行各有報人稟五行之氣必受報理
也何討有限之便宜而受無窮之罪惡且堯天之下
白日大明廣照之中而有含冤受屈之民愁苦無聊
而喪其樂生之心度日如年猶陷地獄之下可不痛
哉若有地獄則此害民者命終決入之無疑也今幸
我公均甲而以里長收糧人人皆安自逃亾而復還
使親戚父母兄弟子姪之完聚而不入于飢荒亂離
之流則我公救援陷地獄之良民而登于天堂之上

矣功德豈小補哉再請一槩不免而均平焉大公如
天福民而延國祚保鄉官及子孫誰不樂也有大同
之太平無向隅之私泣和氣致祥豐稔必屢見矣祿
為此言非要譽也幸附賢書之末每科受水手作興
之賜欲一報答之耳臨書慨激不勝恐懼伏惟台監
是祈

答范二府書

黃冊之造十年大事聞在我公總攝甚善也祿辱知
愛正欲作一束以獻愚見今賜手教懇切殆感應之
機乎手教云賴天之靈良知一念嘗不忘于有道門

墻足仰謙虛進善之敏祿何足以與知竊亦嘗聞良知之說昔受學于陽明老先生高弟王龍溪先生又得請質于董兩湖先生一日忽悟曰無知而良知卽無極而太極陽明得力于大學致知之說故曰心之良知是謂聖見性之真也崔后渠不悟而斥曰剛良能而獨指良知其霸儒乎非真知也羅整庵好勝而辨傳習錄云良知卽天理道心卽良知良知卽未發之中此皆以知覺為性之驗也亦非真知也夫知明也卽明德之明明命之明昊天曰明之明自誠明謂之性夫良善也性善也性之明覺曰知知覺運動何

者非性性具于吾心之中心者性之郭郭性者心之
生理性字從心從生告子生之謂性程叔子是之真
有見也追原厥初犬牛與人有二性乎先天一氣而
已雖氣之名亦無故曰無名天地之始萬種之名皆
後天人為定之謂心可也謂性可也謂氣可也蓋氣
之條理強名為理猶木中之理旋轉數十層極中為
心心中幾希極小一點猶心之性心有質而性無形
試觀牲畜之心血肉成之人心類此以其位于身中
為身之主而性位于心中又為心之主故列聖授受
曰允執厥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太極也惟能致

知則良知明而明心見性矣殆實天啓之意者溟公
其聖乎不特公一人為聖人人同具此聖天命也人
不可得而奪也手教又云幸能覺悟自有良賢實惟
我公真知之故允蹈之而永保之可也夫賢字乃與
字從貝良卽良知之良良賢天爵也夫財字亦才從
貝賤字亦彋從貝則賢也賤也財也其貝同也若非
良知之致而明見良賢之真賢以自賢不免假此不
良之賢而聚此不良之財難乎免夫賤者矣試觀仕
者以貝才入則必還聚貝才奚暇求真才乎若我公
之大才而無貝才以助之空乎手教云淹滯仕途矣

雖然淹滯方見公能致良知而保良賢不然亦若流耳試觀欲賢者良知不明失此良賢惟知聚貝才自賢釀成天下干戈之貝戎海上至今不靖它日亂劇所聚貝才依然歸于干戈貝戎之手人賢之賢黜罷無賢矣賤也非良賢也苟能保良賢而求真才若我公輩布列顯位以造太平之福尚何有干戈之貝戎乎手教又云不卽引去勇字欠得力祿曰非也致良知于俗學之中以明聖學保良貴于急功之末以崇聖功任重道遠何勇如之自言未勇何太謙也但造冊雖利害十年百年者十之十也我公能明以燭奸

勇以任重則不卷懷者正以造冊爲任而奮勇爲之
見希聖推仁萬物一體之心也國初制爲冊式視田
爲準以海鹽縣論之總三百六十一里田五十七萬
六千九百畝以千字文編定田行號數分爲一十六
都人戶以籍爲定不可亂也亂卽變成法罪在不赦
雖有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四例乃指一戶言之若
一戶有田百畝或賣去二十畝則造冊曰舊管百畝
今賣當開除戶下田二十畝彼買者新收二十畝實
在止八十畝蓋止本都一戶言或買者別都人則立
爲子戶于賣田人戶畝中不可那移默寓限田之法

不使長兼併之風洪武時有一大臣奏動都畧而變亂成法置大辟今本縣之冊亂不可言前次造冊豪右某某等田及萬畝無計可避創為增升里長之名如一都三都七都十四都原額田止若干畝今收別都田入之都不能容加升一里則倍出矣非變亂成法而何上天惡之三人已沒若殛之也今我公主之七縣皆當聽命况府尊存心為民虛已受善我公言之亦無不行均之為民而已且生靈愁苦已極貧富不均今有暴興宦家田未百畝受寄數千畝皆利一己而不顧害一鄉昔之登榜鄉人助喜今反害之而

致不均之苦何忍乎近有生員賀熬舉呈均里此法甚善祿讀其呈爲之揮淚祿等每科水手路費凡百皆出之民不能爲民一言之以解民之苦一貧儒肯言之寧獨無愧熬昔有田四五十畝一役里長而廢貧極矣無役可干此推己及人之心誰則念之不久扣謁臺下也爲今造冊之計第一復洪武定額之制次則用賀生均里之法再次則以次撥補而均之其變亂成法之說切不可聽十年之間有一直臣舉奏之罪將誰歸祿每誦學道愛人之言以自效道雖未學愛公之心必能諒之祿爲此言豈私乎憫貧富之

不均也蓋千畝數千畝亦止一里長數十畝或十畝
或無田者止一空戶口亦役一里長當日之役其破
敗須臾可不加意而為均里之法乎又想三百六十
一里則三百六十一人竟為里長何不以一人當一
日費之多寡隨天雖至極多不過一日易支應也今
無恤民者以均之而忍立視其貧乎為民司牧者不
肯一均必將天啓公以均之在今日矣奈何多不勇
于致良知而失自己之良貴不悟真性之至寶也今
有毀傷其軀體猶知痛為具才之財日日牽引之散
亂碎裂以毀傷其真性而不知痛可得為良知乎雖

然性無形而因欲有動不遠能復卽歛而完圓明如一寶珠豈非良寶也是以王侯不尊丐肆非卑渾闕而無增減何貴如之孰能奪也且急景無停隙駒閃電軀體血肉必至淪消真性良寶何忍自賤可不知輕重之類乎矧國家崇之科目榮之冠裳何不一思之也是不致良知之過也手教末云用砭風痼奈祿非良醫惟良相而始能爲良醫知病原之標本而爲醫之後先無病曷用醫也卽以良知公所常服者而爲良藥以進

與長松魏侯書

恭聞賢體抱勤政之勞卽獲勿藥之吉其致疾之不
殆閔旱之深恫瘝切身貌瘦而求民之肥也今晨上
謁恐擾不敢請見投刺而還俄頃海雲西飛山風東
發滄然作萋祁之盛洒然飄靄凜之微夫何塵未沾
而杲杲日出靄仍散而迢迢天開晴曠之威尤熾也
步轉儀門側經獄竇聞昨宵苑繫獄者三焉余問何
罪也曰負匠班銀也夫銀之負者貧也匪罪也一宵
而苑三焉苑曷勝也聞盡放矣何久繫也曰懼上官
徵之急無銀有人也併放人焉人銀兩失矣余曰否
上官亦人也民困極矣天元陽矣豈宜獄也奈之何

無由達之上也且放則人銀兩得之繫則人銀兩失之夫放則行動活而生理通人存而銀易完繫則行動拘而生理廢人亾而銀難取是三人者非坐以待斃者乎矧暑月獄中苦尤甚也夜多蚊蚋之嘍午受酷熱之蒸時遭大旱清泠之杯水莫得而飲歲積連荒脫粟之糗飯烏求以食遠召曠野之罷氓相聚圜土之隘室穢氣熏而成疫筋骸鬱而就痺力農功者計青苗枯而桔槔罔運務行貨者惜白晝間而貨易誰交養父母者痛黃髮垂老而吞飢有妻孥者悲紅顏倚廬而眴望憔悴其心而心之血竭空乏其腹而

腹之脂乾雖似人之形已具鬼之朴縱速放不免于
死况久繫乎粵海邑旱荒始于嘉靖戊戌潮南過而
鹹水入田生虫蝗北來而遺種害禾為蟹加以秋陽
之烈又無甘澍之資于是秀而不實實而遂糝長而
復縮縮而為草竟畝黃隕彌望蕭條緩不奏聞逼難
蠲賑稅且促而產殖益賤稻不登而米價愈高先食
之以糠粃荳查繼食之以樹膚蕪葉已交甲辰迭逢
凶禔鄉閭城市十室九空嬾女兒童一村半賣只今
乙巳春正以迄季夏之終寺院之旁津梁之下郭門
之內途路之間飢餓之尸縱橫顛號之聲痛徹嗚呼

厄劫矣彼久繫于獄者安能得生乎夫宰令者通一
邑爲一身者也一邑之民瘼天下之民瘼基之也爲
宰令者能以身視邑則民之瘼可瘳而旱荒不足爲
憂甚矣宰令之重也故天之化工曰真宰天子之輔
弼曰宰相天之節序曰時令天子之詔勅曰號令宰
言主也專而不分也令言信也定而不移也以故惟
邑得稱邑宰邑令云是以代天功而奉天職也夫民
心卽天也天監在下也是以六愆責已而殷郊沛霖
匹婦含冤而海濱赤壤今故未能發粟以賑飢亦須
當暑者以清獄凡在繫久之數其于笞杖之流皆保之

去而無滯囚焉則民心和而陰陽和陰陽和而天澤
降天澤降則旱荒消而豐登有墜矣矧善言矢口而
妖星退躔况我公之實行乎古昔暑月有釋滯囚之
令舉而行之遍之七邑及郡與省而風之天下天下
之滯囚當暑而偃安于家濯清水乘涼風悠悠自適
皆我公之賜也不亦重見虞周太平之盛乎且獄中
之人並非親識偶因所感惻然興嗟乃推好生不忍
之心爰切同胞一體之義揮汗執筆細楷亦知自勞
但東窗乘風凭几較之獄一憂苦不啻天淵之殊以
已及人視人猶已不得不為我公一言也伏惟台亮

與鄭淡泉書

別來歲餘不肖營葬匆冗弗遑裁問遠頌庚子七政
曆感何可言不肖得以知一歲之休咎且仰不忘故
人之情霄漢山林迹雖疎而心實密也特不肖慈闈
背捐音容阻隔抱恨天永幽思日深神氣越飛朽魄
滯守每一念及痛莫可言凋枯髓膏曷論名利夫人
生竇骨肉團圞則氣固而志暢耀榮同觀追昔嘉今
而趣生不肖迂狂偃蹇科試乃不能慰悅母氏以華
青紫又不能早見豫圖以承菽飲萊娛今若此誠所
謂匪莪伊蒿者瓶罄壘耻罪曷可追原待盡而已又

安能立志奮揚以期登名取譽哉父君之心雖望之切不肖之力則衰之甚矣昔者執事北行每詢北來人知執事行色是時百官奔忙萬姓驚悚執事深思却顧慮及未萌乃聞輿恙恐職此故繼聞平復喜曷可勝蓋執事經濟大才無施不可熟視當世究心經濟者在上則霍元厓在下則黃五嶽三人而已他非不肖所知執事京居必能多識虞廷推讓同寅協恭通天下爲一身所以久安極治也蓋萬世在後四海在前明目達聰事莫若咨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汲汲求知常若不及此大禹之所以惜寸陰者悟一日

萬幾而當位之易過云今執事職任天銓則官爲吾
邑始少冠浙解則科爲吾邑始他日位冢宰如禹之
總百揆則功爲吾邑始矧執事在本兵時三邊差吏
見必訪詢灼知虜情洞審地勢有圖有纂是能據兵
機而不愧乎武近弔五嶽內艱子質山稱執事過蘇
詢究淑慝今錢陟而范遷益占旌別之明必振激揚
之責是能悉官秩而不愧乎文夫今之世如人一身
生民身之元氣土地者形軀也守令者所以調元氣
將帥者所以衛形軀試以四圍觀之可爲長太息者
也安得執事兼攝吏兵以展文武之才雖然元氣強

則形軀日安只如己亥歲浙東羣龍穴地而出洪水滔天人民漂溺數十萬吾邑並海居民尚能取什器得金銀者浮骸絡繹偃卧沙場腥臭旬月上司不奏聞嚴守吳世澤奏聞可惜矣夏季吾邑螟螽害苗人民拔取控告上司不悟苗根之傷而秀必不實則稅何從輸乃竟視為細事畏而不敢奏聞人民乏食十室九空先食之以草葉則曠野濯然矣繼食之以樹皮則茂林濯然矣于是江南隴斷之徒收婦女以賣而饑餓無聊不謀朝夕有夫賣妻父賣子紅顏遠睽弱齡棄背雖則割愛于一時不免致思于後日千村

哭聲萬家烟熄或小不堪賣竟烹食之徐豐厓作賣
婦謠及食子事誦之令人心酸又賑濟無策停征踰
時折兌不善爲之調處民飢而死者無算且疫氣甚
興飢損者想皆不免于死嗚呼傷天地之委和戕國
家之元氣形軀將何以保之執事經濟大才必能益
切故鄉之念不可不深長思也今月甲子日雨訛言
曰旱徵蝗蝻自北而來飛飛如雪蒙蔽天日尚未傷
禾久恐不免也再如前歲安能聊生是以令人長憶
白泉公而不能忘且聖門子路儒生多嫌之而不肯
學言志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可使

有勇且知方也是以見聖門之學爲實學聖門之才
爲真才使果有英雄正在此展之何靜待而不聞也
素飡悠悠一至于此忍視民飢而死不一爲之求牧
與芻哉以故親民之官不可不慎選也自別以來無
可與談兩湖遠矣寂寞索居近惟深究西來宗旨塵
世一切浮榮瞥然過眼總成石火電光不肖辛卯中
式今已十年百歲者一之十也况不肖已過三十有
八能幾何時此人生當惜分陰而居要得時必須爲
民造福乃見輪迴往復之機此執事每與不肖講于
先樂園者今敢述之以獻也同寅李中麓好古高才

王羨陂集中盛稱多蓄古書文中子續經太平策或有之見間求錄不肖入京借觀也辛丑七政曆早乞賜以決進止先塋新遷執事教言此情何可忘尚容面申五嶽撰母氏傳一通謹奉上覽

與許九杞書

久違光霽思之渴如值此亂離避之無地我公卜寓澉城荒落僻寂頽垣隨處羣山四圍帥勇人淳可以自保生亦得從之遊以談胸中憤懣之慮今日之變生知之在十五年前蓋天下譬一屋宇然未漏而修方可安居永久况我士學術原帖括豎都那初時開

創牢密不必脩旣而庸庸高枕爲安不肯脩亦不能
脩繼而毀瓦畫墁者至加之拆屋圮宇將犁之蹊非
大造不可今雖離之明倖之巧亦難措手當事者慢
不加息全乏敵愾之忠三寇舞刀前衝萬兵不戰而
潰損且二千七百餘民恃兵以安不爲避遇害亦四
五千餘此寇目中無吳越矣奈之何哉生計乙卯歲
正月元日由海鹽過園花破硤石陷崇德出塘棲入
新市住菱湖繞出嘉興復從嘉善返柘林方圓四五
百里殺傷不啻四五萬餘不過旬月耳生之難而死
之易無一人憫者又以百爲十匿敗冒功當此春陽

舒融生態活潑積尸流血隱痛含冤僵仆于光天之
下天亦不爲之憫奈之何哉或云人衆宜消或云惡
積宜滅生曰非也調燮匪術科第乏才一切虛假釀
成此極又且不以實聞宜天之不憫也橫金衣錦繫
何人邪生五遊京師會西北名士云胡虜掠邊方每
殺數萬餘庚戌犯京師則數十萬餘自己亥至今蓋
將百千萬餘皆匿不以聞生知東南必有今日自壬
子陷黃岩至今乙卯蓋亦將數十萬餘何也西北東
南同一天地也西北如此東南能獨全邪况辛亥九
月二十六日大風從西北來殆殺氣入東南矣至壬

子海上多虞不知何時底定也但當事者西北東南
冒匿則一畧無一毫拯濟之心方且入賂求陞恬以
為快所謂燕雀巢堂不悟棟焚之慘由今之勢不為
孫恩盧循之據不已也奈之何哉東南財賦不克路
且阻隔西北強胡或肆中原久荒京師將安賴之棟
梁柱石若我公輩類多高尚否或賜罷讒邪塞途宦
以賂進孔子曰佞人殆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
矣昔哉天門萬里曷可得聞也宦京師者豈無一東
南人邪何保位之心勝而父兄宗族鄉井皆置之度
外禁不一言若我公尚在諫垣何以致此下人默默

上天蒼蒼甚有難測皮去則毛無所附民惟邦本東
南尤邦畿之本東南旣竭京師百寮食祿從何給哉
可憂甚矣若當事者有智禦寇必堅甲利兵精選驍
銳多則五百或百餘分伏隘口若嘉善若風涇若嘉
興多張旗鼓以疑之此寇一過嘉興卽以為無復兵
阻乘其怠而伏兵四起邀擊之所謂擊其惰歸大勝
必矣今乃智不出此千萬之兵塞于一堆三寇之衝
勢若墻倒竟成一破屋矣安能禦寇邪亂靡有定屋
宇燼灰我公一生精神托在著述急須刻布庶免塵
埋雖玉光劍氣終不可掩當此大亂恐玉石俱焚也

奈之何哉不久登謁不棄不才請與兩湖同訂正如
何有懷耿耿萬弗推却近刻明世學山五十種特奉
一冊求教有好學者可傳布否久濶之思直須面談

與唐荆川書

前冬張解元謁公于嘉禾問及不敏甚感不我遐邇
今春聞至乍浦又于俞盧二帥問及不敏不敏南還
過毘陵因舟阻繞城南行不及進謁亦聞公在海上
也公登海舟渡舟山陟鯨波萬層若履坦道實見義
命之真置禍變于度外非有素養之定豈可偽為絕
勝程子渡盆江主敬之暫况公文武全才推是心定

亂何難焉追憶壬子之冬飲不敏于池館劇談當世
之務瞻公鐵面星眸兵權振世豫料有今日之事公
且曰如用兵必訪子于海上今眷眷數問若此果能
不忘夙言也但不敏何以堪之向二次尺牘及靖海
策樞托賢鄉鄭野洲奉上不識曾達左右否今喜朝
野有慶爲東山之起簡命巡視薊遼薊遼者京師肩
臂也檢軍伍之缺稽糧餉之侵彈劾不避屹然作萬
里長城部院士夫咸頌之是展平胡之畧以盡乎西
北又命巡視浙直浙直者京師之委儲也探形勢之
險周事情之悉洞察無遺巍然作中流砥柱吳越生

靈永賴之是究平倭之謀以盡乎東南東南西北盡天下之大而任之公公今任天下之重矣非素養之大而定靜誠明之功何以堪此且胡虜犯京師自庚戌始今已十年倭夷陷黃岩自壬子始今亦八年不練兵如出一轍也夫兵必練而後可以取勝一人教十人分而教之合而用之甚易耳此吳起用兵以教戒爲先也夫教戰者必先精選而足其直今募兵者不論兵之強弱而槩以數兩銀一名而自侵一半則兵曷能精今領兵者不問兵之有無而槩以三分銀一日而自侵一分則兵何以練水陸之兵以十爲百

以百為千虛冒餉銀卽寇也則寇安可息夫海外之捍鬻舟師海上之防鬻步卒公之巡視彼必以好舟精兵相影射而不及視者皆破舟罷兵風蓬噐械蕩然皆無設有之不過拆朽不堪之物歲括稅銀殆多覓所司之囊橐則民豈不窮伏惟深加之意而一精之可也若今崇明沙上之寇須以謀勝鄉導間諜徐圖之不可急也况彼有潮溝數十道又有蘆葦數千叢可伏可竒必謀誘之出其不意可也又必募勇敢之士推心待之賞以不次與之同心得數十餘庶可自保也况兵凶戰危必須多算四夷不靖拔卒為將

可也夫任天下之重必自重而後可任重也非自賢
重也自保重也保重而後天下之重可任也公嘗引
中說相勉曰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天下之愛公莫
如不敏也非私愛公也愛道也學道愛人况公任天
下之重者可不愛邪夫自重自愛必愛重士卒焉可
也况今殘暑未退秋日炎蒸衆聚必多暑疾黃連香
薷煎賜軍中冷飲亦以濟渴而消暑且以激其心云
八月十三日熒惑至斗初度斗主吳越熒惑主旱今
已三月不雨矣浙直沿海之禾燎然如焚若荒則滿
地皆寇也張九四之憂不能無今當以奏荒為第一

可也又聞新命代大總制浙直之福也今時士夫多
市井之心每于用人行政干之以取利非愛公者實
所以誤公也一日萬變不可不燭之惟公誠明之至
自定而靜不待不敏之言但潦潤海不容不言耳此
亂惟公能定之非公不能也蓋心定而後能定亂也
聞公養晦于陳度莊者數年靜而定神完而氣充今
出而措之沛如也孟德不知心學者固非公比其出
入行陣勝負神色不變非心定而何天資暗合特用
之不善耳雖然自言曰冬夏讀書則心之定未必非
問學中來不敏因占公之素養乃預知公能定亂以

任天下之重也不敏瑣談縷縷不足為我公取肯容
為揖客當躬謁悉伸不敏素僻迂狂分甘遁伏非高
尚也知不才之非空也今欲仕者望敝鄉吳吏部默
泉公如天上不敏則翩然塵外云此孔子贊易而崇
蠱之上九刪詩而存衡門考槃公今孔子也以故非
匏瓜之繫而有堅白之貞可能不棄不敏而見取否
外策樞寤言各一冊聊侑東以引意耳請借乙夜之
觀或可裨一二云嘉靖己未秋八月望後五日謹寄
乍浦舟總李揮使希賢奉上

書牘卷二完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牘書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作者

王文祿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10 . 00